

四諍和滅諍

林崇安編

(內觀雜誌，100期，pp.7-26，2013.12)

說明：

- (1) 團體中發生諍事時，如何處理？以下是處理集體事件的重要資料。佛陀指出有四種諍事：1 相言諍、2 誹謗諍、3 罪諍、4 常所行事諍。以下引《摩訶僧祇律》作說明。《摩訶僧祇律》是東晉佛陀跋陀羅和法顯譯。
- (2) 「相言諍」要用三種毘尼來滅除：a 現前毘尼滅，b 多覓毘尼滅，c 如草布地毘尼滅。有名的「拘睒彌事件」（拘睒彌=憍賞彌=拘舍彌=俱舍彌）就是相言諍。
- (3) 「誹謗諍」要用二種毘尼來滅除：a 憶念毘尼滅，b 不癡毘尼滅。此中附帶提及五通居士的傳授四念處。
- (4) 「罪諍」要用二種毘尼來滅除：a 自言毘尼滅，b 覓罪相毘尼滅。

《摩訶僧祇律》卷第十二

四諍者，相言諍、誹謗諍、罪諍、常所行事諍。

一、相言諍事

相言諍事，用三毘尼一一滅，何等三？a 現前毘尼滅，b 多覓毘尼滅，c 布草毘尼滅。

【a】現前毘尼者：

佛住舍衛城。

時，拘睒彌比丘鬪諍相言，同止不和合，法言非法，律言非律，罪言非罪，重罪、輕罪，可治、不可治，法羯磨、非法羯磨，和合羯磨、不和合羯磨，應作、不應作。

爾時，坐中一比丘作是語：「諸大德！此非法非律，與修多羅不相應，毘尼不相應，優波提舍不相應，與修多羅、毘尼、優波提舍相違，起諸染漏。如我所說，是法是律，是佛教與修多羅、毘尼、優波提舍，

相應不生染漏。」

是比丘言：「諸大德！我不能滅此諍，我詣舍衛城到世尊所，當問滅此諍事。」

是比丘到已，頭面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睺彌諸比丘鬪諍相言，同止不和合，所謂法非法，乃至我不能滅此諍事，當往世尊所，問滅此諍事。唯願世尊！為諸比丘滅此諍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優波離：「汝往詣拘睺彌國，如法如律滅此諍事，所謂現前毘尼滅。優波離！諍事，有三處起，若一人、若眾多、若僧，亦應三處捨，三處取，三處滅。優波離！汝往詣拘睺彌比丘所，如法如律滅此諍事，所謂現前毘尼滅。」

尊者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成就幾法，能滅此諍事？」

佛告優波離：「比丘成就五法，能滅諍事，何等五？知是實非是不實，是利益非不利益，得伴非不得伴，得平等伴非不得平等伴，得時非不得時。優波離！若非時斷事，或破僧，或僧諍，或僧離散。若得時滅諍者，僧不破、不諍、不散，是為五法成就。比丘能滅諍事，為諸梵行者，愛念稱讚。今汝往至拘睺彌比丘所，如法如律如佛教斷事，所謂現前毘尼滅。」

爾時，尊者優波離禮世尊足已，往拘睺彌比丘所言：「長老！還去到彼諍事起處，當彼間滅，莫此間斷事，何以故？此間眾僧和合，歡喜不諍，共一學住，不應擾亂。」

爾時，拘睺彌比丘白尊者優波離言：「大德！我若能於彼滅諍事者，不來詣此，唯願尊者為我至彼滅此諍事。」

優波離言：「我若往到彼，應作羯磨者作羯磨，應治罰者當罰之，應作折伏羯磨，不語羯磨，發喜羯磨，擯出羯磨，舉羯磨，別住羯磨，摩那埵羯磨，阿浮呵那羯磨，有如是如是過，我當作如是羯磨治。汝等爾時，心莫不悅。」

彼使比丘白尊者優波離言：「我等若有如是過，當受如是治，心無不悅。」

時尊者優波離復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滅彼比丘諍事，當云何用心？」

佛告優波離：「欲滅諍事者，當先自籌量身力、福德力、辯才力、無畏力，知事緣起。比丘先自思量有如是等力。又此諍事起來未久，此人心調軟，諍事易可滅。此比丘爾時應作滅諍。」

若自思量無上諸力，諍事起已久，其人剛強非可卒滅，當求大德比丘

共滅此事。若無大德比丘者，當求多聞比丘，若無多聞者，當求阿練若比丘，若無阿練若比丘者，當求大勢力優婆塞。彼諍比丘見優婆塞已，心生慚愧諍事易滅。若復無此優婆塞者，當求於王、若大臣有勢力者。彼諍比丘見此豪勢，心生敬畏，諍事易滅。

若在冬時滅此諍事者，當於無風寒溫煖屏處治，客比丘來當與爐火。若是春時，當於涼處，若樹下敷床座，行冷水漿飲，當以扇扇。若是夏時，當於高涼處，隨時所須事事供給。

爾時，當舉一堪能比丘有點慧，知事因緣，不怯弱，不求他過，不畏眾人。若優婆塞來，當為讚歎和合僧功德。復語：優婆塞！如世尊說，一法出世，令天人苦惱、天人失利，所謂一法者，壞亂眾僧，身壞命終，直入泥黎。又優婆塞！如世尊說，一法出世，天人安樂、天人得利，所謂一法者，和合眾僧，身壞命終，得生善處，天上人中。如是優婆塞欲得大功德者，當和合眾僧。

二眾語時，是比丘應諦觀其事，取其語字句義味。

時坐中有比丘，非闍賴吒比丘，作闍賴吒相，作是語，聽諸大德本作如是語，今作如是語，不相應時，此人皆性軟可折伏者，應僧中語令羞愧：汝不善，作不和合事，作不和合見，眾僧今日為是事故，於此中集。

若是惡人執性剛暴，能增長諍事，應作軟語，語言：長老！眾僧今日聚集為滅此事故，我當共長老作伴，和合滅此諍事。

若是比丘心意柔軟已，爾時，僧斷事人語有事比丘言：汝今出此事。此比丘作如是言：我今出此事，願僧與我如法如律斷。

爾時，應呵責此人令慚羞，應語：汝不善，何有眾僧非法非律斷事？彼比丘若言：我未曾僧中語，願眾僧教我儀法。

爾時，應教作是言：我今出此諍事因緣，隨僧教勅，我當奉行。

彼比丘若不隨僧語，復應語言：汝若不受僧教者，我當僧中拔籌，驅汝出眾。

是比丘若復不隨語者，爾時，復應遣優婆塞，問是比丘言：汝當隨僧教不？若不隨者，我當與汝白衣法，驅汝出聚落城邑。如是比丘所諍事，若是小小諍事者，僧即優婆塞前滅。若是鄙穢事，慰喻優婆塞令出已，僧如法如律如修多羅，隨其事實，用現前毘尼除滅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白世尊言：「所謂現前毘尼滅，云何名為現前毘尼滅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比丘諍事，法非法律非律，罪非罪，輕罪重罪，可治罪

不可治罪，法羯磨、非法羯磨，和合羯磨、不和合羯磨，應作、不應作羯磨。阿難！若有如是事起，應疾集僧，疾集僧已檢校此事，如法如律如修多羅，隨其事實，用現前毘尼除滅。

若成就五非法，不成與現前毘尼，何等五？不現前與，不問，不受過，不如法，不和合與，是名五非法不成與現前毘尼。

若成就五如法成與現前毘尼，何等五？現前與，問，受過，如法，和合與，是名五法成就與現前毘尼。

如是阿難！如法如律如佛教，用現前毘尼滅諍事已。若有客比丘，若去比丘，若與欲比丘，若見不欲比丘，若新受戒比丘，若在坐睡比丘，是諸比丘作是言：『如是不好羯磨。別佛別法別僧，如牛羊僧，不善羯磨，羯磨不成就。』阿難！如是更發起者，得波夜提罪。」

是名相言諍以 a 現前毘尼滅。〔中略〕

相言諍用三毘尼滅，前已說現前毘尼竟。

【b】多覓毘尼滅相言諍者：

佛住舍衛城。

拘睺彌時有二部大眾，各有一師，一名清論，二名善釋。清論有一共行弟子，名鬘口。善釋有一共行弟子，名玷鬘。第一依止弟子名頭頭伽，第二依止弟子名吒伽。第一有優婆塞弟子名頭磨，第二優婆塞弟子名無烟。第一有檀越名優陀耶王，第二檀越名渠師羅居士。第一優婆夷弟子名舍彌夫人，第二優婆夷弟子魔捷提女，名阿[少/兔]波磨，第一後宮青衣弟子名頻頭摩邏，第二後宮青衣弟子名波馱摩邏人。各有五百比丘，五百比丘尼，五百優婆塞，五百優婆夷。

第一眾主入廁行訖，欲用水，見水中有虫，以草橫器上為相。第二眾主依止弟子，後來入廁，見水器上有草，便作是言：「是何無羞人，持草著水器上？」

第一眾主共行弟子，聞此語已，語其人言：「汝云何乃持我和上，名無羞人？」

因此事故，二部四眾遂生大諍。

時，拘睺彌國舉城內外諍鬪之聲，內外燒動，猶如金翅鳥王入海取龍，水大波涌，如是大諍，唯正共諍草非草。是故諸比丘鬪諍，同止不和，說法非法律，非律重罪輕罪，可治不可治，法羯磨非法羯磨，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，應作不應作。

爾時，坐中有一比丘，作是語：「諸大德！此非法非律，與修多羅不相應，與毘尼不相應，與優波提舍不相應，與修多羅毘尼優婆提舍相

違，但起諸染漏。如我所知，是法是律，是佛教與修多羅、毘尼、優波提舍相應，如是不生染漏。」

是比丘言：「諸大德！我不能滅此諍，當詣舍衛城，到世尊所，當問滅此諍事。」

是比丘到已，頭面禮佛足，却住一面白世尊言：「拘睺彌諸比丘鬪諍，更相言說，同止不和，乃至我不能滅諍事，我當往白世尊，滅此諍事。唯願世尊！為諸比丘滅此諍法。」

爾時，佛告優波離：「汝往與拘睺彌比丘如法如律如佛教，所謂多覓毘尼滅此諍事，如是諸釋種及諸離車等斷事時，不可即了者，亦與多覓毘尼滅。優波離！諍事有三處起，若一人、若眾多、若僧，亦應三處捨，三處取，三處滅。」

優波離！汝往詣拘睺彌比丘所，如法如律如佛教，滅此諍事，所謂多覓毘尼，如上現前毘尼中廣說，乃至是比丘心軟已，僧應行舍羅，比丘有五法成就，僧應羯磨作行舍羅人，何等五？不隨愛，不隨瞋，不隨怖，不隨癡，知取不取。

羯磨者，應作是說：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五法成就，能為眾僧作行籌人，若僧時到僧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。白如是。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，諸大德忍某甲比丘作行籌人忍者默然，若不忍便說。僧已忍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竟，僧忍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，羯磨已，此比丘，應作二種色籌，一者黑，二者白。不應唱言：非法者，捉黑籌，如法者捉白籌。應如是唱：如是語者取黑籌，如是語者取白籌。行籌人行籌時，當立心在五法內然後行籌，不應作不如法伴，當作如法伴。

行籌訖數，若非法籌乃至多一者，不應唱：非法人多如法人少。當作方便解坐：若前食時欲至者，應唱令前食，若後食時至，應唱令後食，若洗浴時至，當唱令洗浴，若說法時欲至，當唱令說法時到，若說毘尼時至，當唱說毘尼時到。若非法者，覺言：我等得勝，為我故解坐，我等今不起，要即此坐，決斷是事。爾時，精舍邊若有小屋無虫者，應使淨人放火已，唱言火起火起！即便散起救火，知近住處有如法者，應往喚言：長老！向行籌訖，非法人多如法人少，長老！當為法故往彼，使如法者籌多，得佛法增長，亦得自益功德。若彼聞此語不來者，得越毘尼罪。來已，當更行籌，行籌已數看，若白籌多一，不應唱言多一，應作是唱：如是語人多，如是語人少。作是唱已，應從多者，更有五法成就不如法行籌，何等五？如法語人少，非法語人多；

說法語人不同見，說非法語人同見，非法說法，法說非法，因是行籌，當破僧，乃至僧別異，是名五非法，翻上名成就五如法行籌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多覓毘尼滅，云何名爲多覓毘尼滅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諸比丘於修多羅中毘尼中威儀中，言此是罪非是罪，是輕是重，是可治是不可治，是殘罪是無殘罪，鬪諍相言。

爾時，應疾疾集僧，如法如律如佛教，隨其事實，如法如律斷滅。若復不能了者，聞某方住處有長老比丘，誦修多羅，誦毘尼，誦摩帝利伽，如是若中年、若少年比丘，誦修多羅，誦毘尼，誦摩帝利伽者，應疾往問，若請來，隨彼比丘所說，與多覓毘尼滅諍事。滅已，如是阿難！若客比丘乃至新受戒比丘，更發起者，波夜提。是名相言諍用多覓毘尼滅。

【c】如草布地毘尼滅相言諍者：

佛住舍衛城時，拘睺彌比丘共諍同止不和，說法非法、律非律，乃至尊者優波離語彼比丘言：「長老！我往彼已，應作羯磨，當作種種羯磨，治擯汝等。爾時，莫心不悅。」

是使比丘言：「我欲小出。」

出已，作是念：「我若隨尊者優波離去者，或能苦治我罪，我等今當獨還拘睺彌，自共滅此諍事。」

到拘睺彌已，復不能滅諍事，復言：「長老！我自不能得滅此諍事，今當還到舍衛城滅此諍事。」

作是語已，即往舍衛城，往至尊者優波離所，作如是言：「善哉尊者！爲拘睺彌比丘滅此諍事。」

優波離語彼比丘言：「故如我先語，汝隨彼有事，當種種如法治汝，爾時莫心不悅，當隨汝去。」

彼比丘答言：「不敢復違。」

優波離言：「去還至彼滅，莫亂此間僧。」

爾時，拘睺彌比丘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睺彌比丘同止不和，更相言說，唯願世尊滅此諍事。」

佛告拘睺彌比丘：「汝莫鬪諍，更相言說，同止不和，何以故？」

過去久遠世時，有城名迦毘羅，王名婆羅門達多，如《長壽王本生經》中廣說。」

佛告拘睺彌比丘：「彼有如是破國亡家，乃至太子長生不報父讎，猶更和合不生惡心，汝等云何於正法中，以信出家而更忿諍，同止不

和？」

佛告優波離：「汝往爲拘睺彌比丘，如法如律如佛教，如草布地毘尼滅此諍事。」

佛復告優波離：「諍事三處起，三處取，三處捨，三處滅，乃至是諍事淨者，當共優婆塞斷。若是不淨事，當喻遣優婆塞出，隨是比丘事實，如法如律，爲作如草布地毘尼滅。」

佛告優波離：「若是下座有過失，應詣上座所，頭面禮足，作是言：長老！我所作非法侵犯過罪，我今懺悔不敢復作。上座應以手摩其頭，扶起手抱語言：慧命！我亦有過，於汝當見善恕。若上座有過，應至下座所捉手言：我所作非法有過，於汝我懺悔，不復作。下座應起禮上座足，亦如上懺悔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布草毘尼，云何名布草毘尼？」

佛語阿難：「若比丘諍事起，同止不和，二部眾不忍，生惡心共相言，各各說不隨順法，不忍事起。阿難！爾時應疾疾集僧，如法如律，應一部眾中，有宿德知事因緣，辯才明了，說法不怯，讚歎和合眾僧功德，應從坐起，偏袒右肩胡跪合掌，向第二部眾作是言：諸大德！我等云何同一法中，以信出家而起諍事，同止不和，二部眾不忍，各各生惡心，共相言說，不隨順法，不忍事起？一切皆是不善思惟所致，今世苦住，後墮惡道。諸大德！當各各棄此諍事，如草布地，我今向諸長老懺悔，各各下意，和合共住。阿難！若第二部眾一切默然住者，第二眾中宿德聰明辯才者，即應起懺悔。懺悔法亦如上說。阿難！僧中有如是諍事起，應疾疾集僧，如法如律，如草布地滅此諍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一切諍事，如相打、相搏、牽出房種類、兩舌、無根謗如是等罪，皆應如草布地毘尼中滅。如是如草布地滅已，客比丘乃至新受戒比丘更發起者，波夜提。」

二、誹謗諍

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二

誹謗諍者，若比丘不見不聞不疑，比丘犯波羅夷、僧伽婆尸沙、波夜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越毘尼，以是五篇罪謗，是名**誹謗諍**，用**二毘尼滅**，所謂**1 憶念毘尼滅**、**2 不癡毘尼滅**。

【1】憶念毘尼者：

佛住王舍城。

慈地比丘尼作非梵行，遂便妊身，到六群比丘所作是言：「我作非梵行事，今者有娠。尊者與誰有嫌，我能謗之。」

六群報言：「善哉姊妹！乃欲爲我作饒益事，陀驪摩羅子是我生怨，與我破房舍及不好床，蓐麤惡飲食，若此人久在梵行者，我等長夜受苦。汝看此比丘齋日大眾說法時，在中者汝當往彼眾中以非梵行謗！」
答言：「當如尊者教。」

是比丘尼若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大眾說法時，往到眾前而作是言：「尊者！爲我辦酥油、粳米、諸飲食，具修治房舍，并求佐產人，我產時至。」

是長老答言：「姊妹！汝自知之，我無此事。」

比丘尼復言：「奇怪奇怪！汝是丈夫，晨去夜來，共我從事，而今說言：我無此事，勿復多言！但當與我辦酥油等，我今產時已至。」

長老復言：「姊妹！汝自知我無是事。」如是三說而去。

是時眾中諸不信者，便作是念：「此等二人皆是年少，必有此事。」

忠信之人皆生疑惑：「爲有、爲無？」

諸上信者便作是言：「此尊者已滅三毒，惡法永盡，無有此事。」

爾時，尊者陀驪摩羅子作非梵行，惡名流布，屏處亦聞，眾多亦聞，僧中亦聞，諸比丘以上因緣，具白世尊。

佛言：「比丘！是陀驪摩羅子非梵行事，惡名流布，汝等當於屏處三問、眾多人中三問、僧中三問。」

屏處問者，應作是問：「陀驪摩羅子長老！慈地比丘尼作是語，是事知不？」

時，長老言：「我不知作、不憶作。如是第二、第三問。」

眾多人中三問亦如是。

眾僧中間言：「陀驪摩羅子長老！慈地比丘尼作是言，是事知不？」

答言：「我不知作、不憶作。」第二、第三問亦如是。

諸比丘以是事，往白世尊：「長老陀驪摩羅子已屏處三問、多人中三問、僧中三問，自言：我不知作、不憶作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陀驪摩羅子清淨無罪，是慈地比丘尼自言犯，應驅出。」

時，王舍城比丘尼嫌世尊，作如是言：「看是斷事不平等，二人俱犯罪，云何置比丘，驅比丘尼！若俱有罪當俱出；若無罪當俱置。云何

世尊驅一置一？」

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。

佛告阿難：「汝往呼王舍城比丘尼僧來！」

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爾時，阿難至比丘尼所，作是言：「諸姊妹！世尊呼汝等。」

時，比丘尼語尊者阿難言：「我於世尊所，無有事緣，何故呼我？若有事緣，不呼自往。尊者還去，我無緣事，不能往。」

時，阿難作是念：「此是奇異，蒙世尊恩，得出家爲道，云何於佛不起敬心，不從教命？」

爾時，阿難還到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以是因緣具白世尊。

佛告阿難：「汝往語王舍城比丘尼言：汝有過，世尊勅汝令去，不得住此！」

阿難受教，即往比丘尼所，作是言：「姊妹！汝有過，世尊勅汝令去，不得住此！」

比丘尼答尊者阿難言：「我於城外無諸緣事，不能去；若有緣者不勅自去。」

爾時，阿難作是念：「奇異！蒙世尊恩，得出家爲道，云何於佛不生敬心，呼來不來、遣去不去？」

阿難即還佛所，頭面禮足，以是因緣具白世尊。

佛語阿難：「如來應供正遍知，若於城邑聚落比丘、比丘尼僧，呼來不來、遣去不去者，如來自當避去。阿難汝取我僧伽梨來！」

時，尊者阿難即授僧伽梨。

世尊於中時不語比丘僧，唯將阿難，經過五通居士聚落，向舍衛城。

爾時，韋提希子阿闍世王殺父王已，深懷愁毒，常日三詣世尊懺悔，清旦、日中、晡時。晨朝懺悔已，中時復來，不見世尊，即問諸比丘世尊所在。

諸比丘答言：「世尊已去。」

王作是言：「世尊每行時，一月半月常語我，今何因緣，默然而去？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向所說，即答言：「大王！王舍城諸比丘尼不從世尊教命，呼來不來、遣去不去。如是大王當知！如來應供正遍知，若於城邑聚落比丘、比丘尼僧，語來不來、遣去不去，如來便自避去。今王舍城比丘尼僧不從佛教，是故世尊默然而去。」

王聞是語，極大瞋恚，勅語諸臣：「現我境內，諸比丘尼僧一切驅出！」

時，有智臣即諫王言：「非境內諸比丘尼一切有過，但王舍城比丘尼

違世尊教。」

王即用臣言：「勅諸有司，驅王舍城比丘尼出。」

爾時，諸司皆捉杖木、土塊、瓦石，打擲諸比丘尼，驅令出城，作是責言：「汝弊惡人！蒙世尊恩，得出家爲道，而不恭敬，違背佛教，速出去坐。汝弊惡老嫗！使我不見世尊，不聞正法，汝等速出，不得住此。」

爾時，里巷諸人見是事已，皆遙罵言：「乃至使我不見世尊，不聞正法，汝等速出，不得住此！」

爾時，優陀夷亦捉杖驅出諸比丘尼，呵責亦如上說。

王勅諸臣：「汝等觀比丘尼，若隨世尊後去者，汝等當爲作法護，令得安隱；若向餘處去者，便隨其意，不須作護。」

時，諸比丘尼出城已，各作是言：「若我等向餘方者，在在處處皆見驅逐，無得住處。我等今當隨世尊後去。」

世尊朝所發處，諸比丘尼暮到。如是在道，恒降一日。

爾時，世尊欲化度故，過五通居士聚落，向舍衛城。

五通居士常法，聞比丘、比丘尼僧來，至一由延，迎設種種供養。

爾時，五通居士聞此諸比丘尼來，即入正受觀之：「諸比丘尼爲何因緣故來？觀已，見彼諸比丘尼一切有過，皆被驅罰，未得解過，非是淨器，無聖法分。」

作是觀已，都不往迎設諸供養。

諸比丘尼展轉借問，來至其門，語言：「王舍城諸比丘尼，今在門外，令居士知！」

居士即勅使人與破屋弊床褥，不供給煖水洗足及塗足油，亦不與非時漿，亦不問訊安慰；夜不然燈。明旦，復不供給齒木淨水，與麁飲食已，遣令速去。

諸比丘尼出外已，自相謂言：「我聞此居士常有信心，恭敬供養眾僧，如今觀之，無有信敬。」

中有比丘尼謂諸人言：「止止阿姨！當自觀察，我等違世尊教，得此供給，已自過分。」

諸比丘尼漸漸前行，到舍衛城，詣阿難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阿難言：「我等欲見世尊，禮覲問訊，願爲比丘尼僧白世尊，唯哀聽許！」

阿難答言：「善哉諸姊！即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王舍城比丘尼僧，欲來奉觀世尊。聽者當命使前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莫令王舍城比丘尼僧來見我。」

阿難言：「善哉！」

禮佛即還，至比丘尼所告言：「諸姊！世尊有教，不聽汝前。」

第二、第三亦如是。

佛告阿難：「汝何故爲王舍城比丘尼慙乃爾？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作比丘尼想，何以故？世尊呼來不來、遣去不去故。但世尊語有餘理，言：『王舍城比丘尼僧』，以僧故，是故慙。」

佛言：「聽王舍城比丘尼僧前。」

阿難即還比丘尼所，語言：「諸姊！大得善利，世尊聽汝等前。」

諸比丘尼聞已，皆稱：「善哉善哉！阿難！」即前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不善，如小兒愚癡，不識福田，不知恩養，不受世尊教，我今自知見罪，唯願世尊受我悔過。」

佛告王舍城比丘尼：「汝等不善，如小兒愚癡，不識福田，不知恩養，世尊呼來不來、遣去不去。汝今自見罪，聽汝悔過，於聖法中能悔過者，增長善根，自今已去勿復更作。若比丘僧如法喚比丘尼僧，比丘尼僧法應即來，若不來者，得越毘尼罪。比丘僧應遮此比丘尼僧布薩自恣，若來時不聽入門。若比丘僧如法喚眾多比丘尼，呼一比丘尼亦如是。若眾多比丘如法喚比丘尼僧，法應即來，若不來者，得越毘尼罪，應遮此比丘尼布薩自恣，若來時不聽入門。若眾多比丘如法喚眾多比丘尼，喚一比丘尼亦如是。若一比丘如法喚比丘尼僧、喚眾多比丘尼、喚一比丘尼，比丘尼法應即來，若不來者，得越毘尼罪，應遮此比丘尼布薩自恣，若來時不聽入門。若尼僧、若眾多比丘尼、若一比丘尼，向比丘僧、向眾多比丘、向一比丘悔過法，如前向佛悔過法中廣說。」

爾時，世尊爲王舍城比丘尼隨順說法，示教利喜。

時，一比丘尼得法眼淨。

佛告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可去，還案來時道，若五通居士若有所說，汝當受行。」

爾時，王舍城諸比丘尼即還趣五通聚落。

時，五通居士即入定，觀見此諸比丘尼已向佛懺悔，悉皆清淨，成就法器。

時，五通居士案如常法，乘白驃馬車一由延迎，遙見諸比丘尼僧，便下車步進，褊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言：「善來阿姨！行道不疲

極耶？」

居士即請諸比丘尼在前行，從後而歸，到家中已，與好新房、床褥臥具，與煖水洗足，與塗足油，與非時漿，暮然燈火，安慰問訊言：「阿姨！安隱住。」

明旦，供給齒木澡水，與種種粥，至時與隨適飲食。食已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言：「我今請阿姨夏安居，我當供給所須，衣食床臥、病瘦醫藥，當教學受誦經偈，唯除布薩自恣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尼作是念：「今已四月十二日，夏坐已逼，又世尊復勅當受五通居士語。」思惟是已，即便受請夏安居。

居士日日為比丘尼說四念處，諸比丘尼聞此法已，初夜後夜精勤不懈，修習聖道，成就得證。

諸比丘尼受自恣竟：「我等當詣世尊，禮敬問訊，自說果證。」

時，諸比丘尼向舍衛城，到阿難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尊者阿難言：「如來應供正遍知，為諸聲聞說四念處，我等初夜後夜精進不懈，修習聖道，成就得證。」作是語已，便還所住。

諸比丘尼眾去不久時，尊者阿難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以王舍城諸比丘尼所說，具白世尊，乃至修道得證。

尊者阿難說是語已，復白佛言：「是事云何？唯願解說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諸比丘尼所說，真實無異，何以故？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其有能於四念處精勤修習，一切皆得成就得證。如《四念處經》中廣說。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何因緣，王舍城比丘尼於世尊不識恩分，來舍衛城，詣阿難所，不覲世尊；使優陀夷捉杖驅逐，尊者阿難慙懃請救？唯願解說！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諸比丘尼不但今日於我不識恩分，優陀夷捉杖驅逐，阿難慙懃請救，過去世時，已曾如是，如《象王本生經》中廣說。」

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

佛住舍衛城，廣說如上。

時，城中有大富婬女家，多饒財寶，種種成就，庫藏盈溢，守備牢固，外賊伺求無能得者。

時，有一賊主善作方便，遣使語婬女言：「我等欲詣某池上，多請婬女設種種飲食，自恣娛樂，汝便可好自莊嚴，詣彼池上勿令不好，為彼所嗤。」

女人之心以妬勝爲先，名衣上服、珠璣瓔珞，盡以嚴身，種種莊飾光焰曜日，往赴彼請。

時，此賊主方便誘導，將詣避隱深邃之處。

姪女問言：「向請諸女今何所在？」

答言：「須與當至，且作歡樂。」

彼時姪女便作是念：「今觀此人是賊無疑，何以知之？此非本期處，又諸女悉皆不來。」

日遂向暮，姪女便言：「我欲還家。」

賊主報言：「且相娛樂，何乃忽忽？」

時，女思惟：「此定作賊，必爲彼所困，我有妙術六十四種，今正是時，若不用者，何以免濟？」

爾時，此女僞現姿媚愛相，與賊交杯，似自飲酒，勸賊令盡，外現慇懃，妖媚親附，內心與隔，使彼賊心耽惑悅樂，不復有疑。

時，賊主獨將姪女至一屏處，酒勢遂發，醉無所覺。

此女徐自斂身離賊，收襍嚴飾，向舍衛城。城門已閉，迴向祇洹，寺門亦閉。

爾時，門外有一長老比丘，字迦盧，去門不遠，在一屏處，敷繩床而坐，衣四垂下。

此姪女於恐怖中，來趣安隱處，即入長老床下。

迦盧爾時入三昧，不察床下。

賊夜半後醉醒，欲剝姪女，覓而不見。

賊帥問諸伴言：「汝等見此女人不？」皆言：「不見。」

各各把火求覓，都不知處。

復相謂言：「若如是不得者，當求腳跡。」即尋跡到舍衛城門，門閉復尋跡，遂至祇洹門下，便失其跡，不知所向。賊雖見是比丘，無有疑心。

爾時，天遂向曉，舍衛城中已打明鼓，復聞象馬雞狗之聲。

爾時，賊帥便相謂言：「今失此女，不知所在，天復欲曉，不宜久停，當還林中避隱之處。」作是念已，即還林中。

天曉，城中人民象馬車乘出城，又諸優婆塞亦皆出城，禮覲世尊已，過禮迦盧比丘。見此姪女，於床下而出。

眾人見已，皆譏嫌言：「此阿練若，云何納衣乞食，通夜與姪女從事，曉乃放去，失沙門法，何道之有？」

爾時，長老陀驪摩羅子迦盧比丘醜名流布。

諸比丘聞已，具白世尊。

佛言：「比丘！是陀驪迦盧比丘非梵行，惡名流布，汝等當於屏處三問、多人中三問、僧中三問。」

屏處問者，應作是問：「長老陀驪迦盧！諸梵行人作是語，是事知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知作、不憶作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多人中三問、眾僧中三問亦如是。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陀驪迦盧比丘已於屏處三問、多人中三問、眾僧中三問。自言：不知作、不憶作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陀驪迦盧比丘清淨無罪，僧應與憶念毘尼滅，清淨共住，作求聽羯磨。」

羯磨者應作是說：大德僧聽，是長老陀驪迦盧，諸梵行人作是語，自言不知作、不憶作，若僧時到，僧長老陀驪迦盧欲從僧乞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。諸大德聽，是陀驪迦盧比丘欲從僧，乞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，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乞法者，是陀驪迦盧比丘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右膝著地，作是言：我陀驪迦盧比丘，諸梵行人作是語，我不知作、不憶作，我陀驪迦盧今從僧，乞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，唯願僧與我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。如是第二、第三乞。

羯磨人當作是說：大德僧聽，長老陀驪迦盧，諸梵行人作是語，自言不知作、不憶作已，從僧乞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。若僧時到，僧與長老陀驪迦盧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。白如是，大德僧聽，是長老陀驪迦盧，諸梵行人作是語，自言不知作、不憶作已，從僧乞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。僧今與長老陀驪迦盧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。諸大德忍，與長老陀驪迦盧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者默然，若不忍便說，是初羯磨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說，僧已與長老陀驪迦盧憶念毘尼滅，清淨住竟。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佛問諸比丘：「已與陀驪迦盧憶念毘尼未？」

答言：「已與！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五法成就非法與憶念毘尼，何等五？不清淨清淨想與，清淨不清淨想與，不先檢校，非法不和合，是名五非法與憶念毘尼。五如法與憶念毘尼，何等五？清淨清淨想與，不清淨不清淨想與，先檢校，如法和合，是名五如法與憶念毘尼。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是姪女人為賊所逐？」
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為賊所逐，過去世時以曾為彼所逐，如《怨家本生

經》中廣說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憶念毘尼？」

佛語阿難：「若比丘謗比丘，若波羅夷、僧伽婆尸沙、波夜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越毘尼，當疾集僧。

疾集僧已，問是比丘和上阿闍梨同友知識作是言：『長老！汝知某比丘先來為人戒行何似？與誰為知識？彼知識為善惡？』

若言：『某甲先來持戒行清淨，與善知識同友，犯小小罪心懷慚愧，速疾除悔。』如是人，僧應與憶念毘尼。

若言：『我知彼比丘先來戒行不清淨，又與惡知識從事，犯罪不能如法悔過。』阿難！如是比丘僧不應與憶念毘尼滅。

如是阿難！如法如律與憶念毘尼滅誹謗諍已，若客比丘，若去比丘，若與欲比丘，若見不欲比丘，若在坐睡比丘，新受戒比丘，是諸比丘言：『作如是羯磨不成就，不如法，愚癡無智，別佛別法別僧，猶如牛羊，不善羯磨不成就。』作如是更發起者，波夜提罪。」

是名誹謗諍憶念毘尼滅。

【2】云何誹謗諍不癡比尼滅？

佛住舍衛城，廣說如上。

尊者劫賓那有二共行弟子，一名難提，二名鉢遮難提。

是二比丘本狂癡病，病時作種種非法，今已差。

諸梵行人猶故說其癡狂時所作。

是二比丘聞是語時，用為羞愧。以是因緣語諸比丘。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。

佛言：「是難提、鉢遮難提本癡狂病時作種種非法，今癡已差，諸梵行人猶故說其本癡狂時所作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於屏處三問、多人中三問、僧中三問。」

屏處問者，應作是言：「長老！諸梵行人作是語，汝知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知作、不憶作。」

如是第二、第三。多人中三問、眾僧中三問亦如是。

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：「已屏處三問、多人中三問、眾僧中三問。自言：不知作、不憶作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二比丘本癡今不癡。諸梵行人說前癡時所行，自言不知作、不憶作，僧應與作不癡毘尼滅。」

作法者：應作求聽羯磨，唱言：大德僧聽，是長老難提、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，諸梵行人說前癡行，自言不知作、不憶作，若僧時到，僧是難提、鉢遮難提比丘，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。諸大德聽，是難提、鉢遮難提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，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乞法者，是難提、鉢遮難提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我某甲本癡今不癡，諸梵行人說前癡行，我不知作、不憶作，今從僧乞不癡毘尼滅，唯願僧與我不癡毘尼滅。如是第二、第三乞。

僧應語彼比丘言：僧無有說汝事者，說汝事者，汝當往語，使勿復說。此比丘應往彼比丘所言：長老！我先狂癡時所作，我今不知作、不憶作，願長老勿復說我癡時所作。

彼比丘若止善。若不止應語彼和上阿闍梨及同友知識，作是言：長老！汝弟子、若同友知識，說我本癡時所作，我不知作、不憶作，願長老為我呵語彼，勿復更說。彼和尚阿闍梨應當呵語：汝不善！不知戒相，不聞世尊說癡狂心亂作無罪耶？彼說事人，若受者善。

爾時，僧應作羯磨，羯磨人如是唱，大德僧聽，長老難提、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，諸梵行人說前癡行，自言：不知作、不憶作，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，若僧時到，僧與難提、鉢遮難提作不癡毘尼滅。白如是。大德僧聽，是難提、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，諸梵行人說前癡行，自言不知作、不憶作，已從僧乞不癡毘尼滅，僧今與某甲作不癡毘尼滅，諸大德忍，與難提、鉢遮難提不癡毘尼滅，忍者默然，若不忍便說，是初羯磨，如是第二第三說，僧已與某甲，某甲不癡毘尼滅竟，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佛問諸比丘：「已與難提鉢遮難提不癡毘尼未？」

答言：「已與，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五法成就非法與不癡毘尼，何等五？不癡癡想與，不請求舉事，人使心柔軟，不從僧乞不癡毘尼，非法不和合，是名成就五非法與不癡毘尼滅。成就五如法與不癡毘尼，何等五？不癡不癡想與，求請舉事人，使心柔軟，從僧乞不癡毘尼，如法和合，是名成就五如法與不癡毘尼。」

時，尊者阿難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不癡毘尼，云何名不癡毘尼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有比丘本癡今不癡，諸梵行人說前癡行。爾時，應疾疾集僧，集僧已，如修多羅、如毘尼，隨此比丘事實，與不癡毘尼。如是阿難！如法如律如世尊教，以不癡毘尼滅誹謗諍事已，若客比丘

乃至『愚癡無智，猶如牛羊』，更發起者，得波夜提罪。」
是名不癡毘尼滅誹謗諍。

三、罪諍

罪諍者，若比丘比丘相說罪過，若波羅夷乃至越毘尼。此罪諍用二毘尼滅，所謂 1 自言毘尼、2 覓罪相毘尼。

【1】自言毘尼者：

佛住舍衛城。

時，慧命羅睺羅到時，著入聚落衣，持鉢入舍衛城，次行乞食，得還精舍，食已執衣持鉢著常處，持尼師壇，向得眼林，欲坐禪中路，見一比丘與女人作非梵行。見已，此惡比丘作是念：「佛子羅睺羅見我作非梵行，必語世尊！及其未語間，我當詣世尊所，先說其過。」
時，惡比丘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見尊者羅睺羅，趣得眼林中路，共女人作非法事。」

爾時，世尊默然不答。

時，尊者羅睺羅在一樹下，正受三昧，從禪定起，來詣世尊所，不憶惡比丘事，如常法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欲使羅睺羅憶向事故，即化作惡比丘在其前。羅睺羅見已，即發本識，白世尊言：「我向林中中路，見此比丘共女人作非梵行。」
佛言：「羅睺羅！若彼比丘亦作是語，我見羅睺羅中路作非梵行，是事云何？」

尊者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無是法。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若彼比丘亦作是言：我無是法，是事云何？」

羅睺羅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如是者，唯世尊知我。」

佛言：「彼復作如是言：唯世尊知我，此事云何？」

羅睺羅復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！與我自言治。」

佛復告羅睺羅：「若彼比丘亦如是言：願世尊與我自言治者，復當云何？」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若爾者，願世尊俱與我二人自言治。」

爾時，世尊詣眾多比丘所，敷尼師壇坐已，為諸比丘廣說上事，說已告諸比丘：「與此比丘自言毘尼滅，何以故？未來世或有惡比丘，誹謗清淨比丘，不得自言治，便驅出故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有八非法與自言毘尼，何等八？問重而說輕，輕事不實，是名非法與自言治。問輕說重，問殘說無殘，問無殘說殘，問輕說輕，問重說重，問殘說殘，問無殘說無殘，如是一一皆不說實罪，是名非法與自言治。

有八如法與自言治，何等八？問重說輕，實有輕罪而說輕，是名如法與自言治。問輕說重，問殘說無殘，問無殘說殘，問重說重，問輕說輕，問殘說殘，問無殘說無殘，如是一一皆說實，是名八如法與自言治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自言毘尼滅，云何名自言毘尼滅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比丘相說罪過，若波羅夷乃至越毘尼罪，阿難！爾時應疾集僧。疾集僧已，如修多羅，如毘尼，如世尊教，隨此比丘事實，與自言毘尼滅。如是阿難！如法如律，如世尊教，用自言毘尼滅諍事已，若客比丘乃至更發起者，得波夜提罪。」

是名自言毘尼滅。

【2】罪諍覓罪相毘尼者：

佛住舍衛城時，長老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。

眾僧集欲作羯磨事時，尸利耶婆不來，即遣使往喚：「長老尸利耶婆！眾僧集欲作法事。」

尸利耶婆念言：「正當爲我故作羯磨耳。」即心生恐怖，不得已而來。

諸比丘問言：「長老！犯僧伽婆尸沙罪耶？」

答言：「犯。」彼生歡喜心，作是念：「梵行人於我邊舉可懺悔事，非不可治事」，白眾僧言：「聽我小出。」

諸比丘於後作是言：「此比丘輕躁，是不定人，出去已，須與當作妄語，應當三過，定實問已，然後作羯磨。」

尸利耶婆出已，作是念：「我何以故，受此罪？諸比丘數數治我罪，我今不應受是罪。」

諸比丘即呼尸利耶婆入，入已問言：「汝實犯僧伽婆尸沙罪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犯。」

諸比丘問言：「向汝何故僧中說有是罪，復言不犯？」

尸利耶婆言：「我不憶是事。」

諸比丘以是事白佛。

佛言：「呼尸利耶婆來。」來已，佛以是事廣問尸利耶婆：「汝實爾不？」

答言：「實爾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尸利耶婆眾僧中見罪言不見，不見復言見，作是語，我不憶僧，當與覓罪相比尼滅。」

羯磨者，應作是說：「大德僧聽，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，不見復言見，自言不憶，若僧時到，僧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，白如是，大德僧聽，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，不見復言見，自言不憶，僧今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，諸大德忍，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，忍者默然，若不忍便說，是第一羯磨。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僧已忍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毘尼滅竟，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是比丘僧為作覓罪相毘尼羯磨已，是比丘應盡形壽行八法，何等八？不得度人，不得與人，受具足戒不得受人，依止不得受僧，次請不得作僧，使行不得與僧作說法人，不得與僧作說比尼人，不得與僧作羯磨人，僧作羯磨已，是比丘盡壽不聽捨，是名八法。」

爾時，尊者阿難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所謂覓罪相毘尼，云何名為覓罪相毘尼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，不見復言見，自言不憶作舐慢。爾時，應疾疾集僧。集僧已，如修多羅如毘尼如法，隨此比丘，與覓罪相毘尼滅已，僧應語是比丘言：長老！汝不得善利，云何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，自言我不憶作，以汝僧中作是語故，僧與汝作覓罪相羯磨。如是阿難！如法如毘尼如世尊教，與覓罪相毘尼滅諍已，若客比丘乃至更發起者，得波夜提。」

是名罪諍用覓罪相毘尼滅竟。

四、常所行事諍

常所行事諍者，若僧所作事，如法辦，如法結集，如法出，如法捨，如法與，如是世尊弟子比丘眾所行無量事，皆於七滅諍止，一一事滅，是名常所行事諍。

【附】《十誦律》卷 35 說：

○常所行事者，眾僧所作事，若白一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立十四人羯磨，是名常所行事。……

○所有常所行事，皆名諍事耶？有諍事亦名常所行事耶？

有常所行事非諍事、有諍事非常所行事、有常所行事亦諍事、有非常所行事非諍事。

有常所行事非諍事者，所名作法。

有諍事非常所行者，三種諍事。

有常所行亦諍事者，常所行事諍。

非常所行事非諍事者，除上三句。……

○常所行事，爲善、爲不善、爲無記？

或善、或不善、或無記。

善者，若諸比丘善心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立十四人羯磨，是名善。

不善者，若諸比丘以不善心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立十四人羯磨，是名不善。

無記者，若諸比丘不以善心不善心作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、布薩自恣、立十四人羯磨，是名無記。